

我和我的祖国

怡情诗笺

段潭气象

□ 彭文斌 文/图



于是,龙岭山上,每天摇晃着两个蹒跚的身影。李卫洪将自己平生所学倾囊相授,教刘纯仁修枝剪叶,散养鸡鸭。渐渐地,刘纯仁喜欢上了这种宁静的乡间日子,便干脆卷了铺盖,住到了山间。

我也被龙岭山的风景所陶醉,轻轻抚摸着一颗颗油茶果,倾听着鸡鸣声,脑海里浮现出陶渊明的诗句:“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陪同我的抖音博主陈永亮悄悄透露,李卫洪年轻时开过理发店,这几年他踊跃参加乡里的志愿者活动,包揽了替敬老院50多位老人理发的活儿。李卫洪回眸一笑:“这有啥值得说的?如今政策好,我们要懂得感恩,力所能及地回报社会。”

山风拂面,捎来泥土的芬芳。李卫洪弯下腰去,仔细地察看着一棵油茶树的挂果情况。绿浪一阵阵翻滚,仿佛为他披上一件长长的斗篷。

我觉得,此时,龙岭山就是李卫洪的戏台。

二

从走进龙岭山的那刻起,陈永亮便拿着手机开始拍摄视频。近几年,他把故乡丰城市段潭乡的自然风光、农事活动、古村古树、历史文化、发展变迁记录下来,通过抖音传播,影响很大。

年轻时,陈永亮南下东莞,经过多年打拼,当上了一家台资企业的高管。然而世事难料,几年前,由于查出肺癌,他不得不回到段潭乡排前村养病。屋漏偏遭连夜雨。治疗过程中,相濡以沫的妻子竟然意外离世。陈永亮没有放弃希望,决心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记录自己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他选择了抖音。

“人总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几年来,陈永亮骑着自行车,走遍全乡128个村庄,以抖音方式记录段潭的日常。

用脚步丈量着土地,也用心品味着日子。陈永亮发现,在2022年还是空荡荡、冷清清、破旧不堪的魏家村,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如今,处处是漂亮的三层小洋楼,村前的株株河边白鹭成群起落,村后的小山绿

意盎然。他迫不及待地把魏家村的变化拍成视频发布出去。

人人都说家乡好,谁人不生桑梓情?陈永亮所在的排前村,湖畔建起了健康步道、亭台和新楼,处处是绿树,开门见风景,农民们仿佛住在公园里。他欣喜地把这一切都拍摄下来,并且自豪地告诉那些在外地工作的游子:“咱段潭乡被评为江西省卫生乡镇了。”

视频中的段潭,蓝天丽日,阡陌纵横,河流密布集镇周围,老百姓依水而居,俨然一画卷多彩图画。有人留言说:“这还是我曾经呆过的那个段潭吗?分明是一座时尚宜居小镇呀。”

粉丝多了,名气大了,有商家找上门来,请陈永亮搞直播带货。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不想消费自己的“粉丝”,更怕一不小心坑了大家,辜负了信任。

陈永亮没有自怨自艾,而是激情四射地面对每一天。拍摄短视频之余,他喜欢运动,或者打篮球,或者游泳,永远是乐呵呵的样子。他发挥自己的所长,利用电脑画出了段潭精确的实用地图。乡里邀请陈永亮参与编辑《段潭乡志》,他满口答应。

2023年,陈永亮登上“段潭好人榜”。

三

京九铁路上,传来火车的轰鸣声。天穹下,时而掠过一群白鹭。山脚,就是生养邬海林的铁炉组。

当我见到丰城市海林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邬海林时,他已经蹲守在山上几个月了。没办法,烘干房扩大工程建设还处于收尾阶段。

从部队转业后,邬海林回到段潭乡三塘村铁炉组,承包了100多亩水田种稻子,挖到人生的“第一桶金”。然而,他很快遇到了糟心事。一次,暴雨突袭,导致晾晒在水泥地上的稻谷被积水冲进了下水道,造成不小的损失。邬海林意识到,要真正成为种粮大户,就不能一直像父辈那样种田。他敏感地抓住“科技下乡”的机遇,探索走机械化道路。

2016年的一天,邬海林从丰城市农业局得到信息:种粮大户如果自己购买烘干机,可

以享受国家的补贴。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掏腰包买进两台烘干机,成为段潭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了这玩意,再也不必为天气的变化而忧心忡忡了。

一些相熟的种粮户见状,提出请邬海林承揽烘干稻谷的业务。这样一来,两台设备明显满足不了需求。邬海林一咬牙,租了铁炉组村后的荒山,新增20台烘干机,建起了专业车间。高峰时,几十辆载满湿稻谷的汽车排成长龙等待。烘干车间的五六名工人往往要忙到半夜三更。

我自然而然地问起了工作人员的收入问题。

邬海林憨憨一笑:“200元一天。请的都是附近村子里有经验的农民。每年到了7月份,业务格外繁忙,时间半个多月。”

今年,邬海林再次自筹资金400多万元,增建一个烘干房,启用后,可以一次性满足300吨稻谷的烘干作业。他领着我们参观偌大的厂房。陈永亮当即拿起手机拍摄,相信用不了多久,邬海林的创业故事将传遍段潭乡的每个角落。

不知不觉,我们转到了育秧车间。邬海林介绍说,惊蛰至春分间,他会根据气温变化和种粮户的订单要求,着手安排育秧。说着,他给我演示了育秧的基本流程:将育秧盘放到供盘机上,通过流水线,加上谷种、营养土和营养水,再通过叠盘机,由人工送入暗房。他说,一两天后,谷种将像豆芽那样恣意生长。

邬海林似乎看出了我眼中的疑惑,笑着说是:“别小看了这儿,我们可以为5000亩稻田提供秧苗。育秧车间的技术人员有八九个人,做育秧盘的人则有四五十人,他们都来自周围的村庄。”

尽管我也是在乡村长大,但我没有想到,传统的育秧、晒稻谷方式已经退居幕后,在乡间唱“主角”的不再是暮归的老牛和披着蓑衣的老农,而是邬海林这样的新农人。满山虫鸣中,我凝视着高高耸立的厂房和忙碌的工人们,忽然心念一动:眼前的一切,不正是祖国阔步前行的缩影?

黄昏日落,月亮在天。下山时,陈永亮接到一个电话,我听懂了他说的一句方言:“老庚,真的快点回来,看看咱们的新段潭。”

蛙鸣是我种下的乡愁

(一组)

□ 离歌

蛙鸣是我种下的乡愁

大概在傍晚时分
蝉声开始漫了上来
瞬间盖住了村庄和田野

蛙鸣紧接着出场
它们高歌在蝉声之上
比孩子们的合唱还要饱满

越来越多的和音
越来越兴奋的交谈
这个夏夜在野性中燃起篝火

所有的踌躇都是月亮惹的
它不但劫走了我的家书
还动不动就在村口示威

蝉声与蛙鸣才不管这些
就是不让你静下心来入眠
它们有的是精力

老家的屋前屋后都住着风
风不会在意月色有没有迟到
蛙鸣才是我当年种下的乡愁

我不曾错认故乡的每一种草木

故乡的株与梁、门与窗
都取自后山葱茏的树木
匠人们别下边边角角
化作老屋灶膛间的柴火

我把自己当成草木的后代
遍地草木都是我的先祖
草木在人间仪态万千

草木山高路远,草木生生不息
与草木交谈是我的秘诀
我不曾错认故乡的每一种草木
风吹过草木,像吹过故乡

我是一株低垂的稻穗

在乡下,在老家
在父亲精心呵护的田野
一株又一株稻穗
它们谁也不服谁
除非有风悄悄摸进来了
稻穗们才满脸笑容

不是不够热情
实在是它们懒得表现
只顾埋头孕育果实
只顾默默奉献这一生

我在木风车的大斗里
遇见了稻谷慈祥的模样
酿一缸香醇的米酒吧
将整个村庄烙上生命的智慧

在蔚蓝的天空下
我愿做一株低垂的稻穗
贫瘠抑或是丰饶
我就是那株低垂的稻穗
重重叠叠、密密匝匝地
漾成金色河流的涟漪

山脚下活动着蔬菜的身影

一株又一株,一畦又一畦
露水打湿了蔬菜们的脸
凌晨的风总是不请自来
唤醒了根系深处的泥土

我是藤蔓上刚结下的瓜崽
趁着太阳还没升起来
快快长大,快快长大

山脚下,一大片一大片的
到处活动着蔬菜的身影
每一个身影都不知疲倦
每一个身影都是你的牵挂

庄稼地里的风往东吹

风吹过来的时候
地里的庄稼们正在打盹
风已经转身离去了
庄稼们还在交头接耳

越来越多的风穿过庄稼地
越来越多的庄稼拔地而起
越来越多的庄稼变成了粮食
风是庄稼地里的过客
我也是庄稼地里的过客
我跟着风跑,往东边跑
喊也喊不回来

我和我的城

星江的月夜

□ 洪忠佩

无疑是婺源文化的重要源头,他创立的“朱子学”,不仅从中国向邻邦传播,逐渐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学说,还给家乡带来了崇儒重教和耕读传家之风。

“南畿名邑”的婺源,有“文公阙里”之称,“人文蔚起,代有名家”。朱熹、汪鋐、何震、余懋衡、游震得、江永、齐彦槐、詹天佑等前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各自的方式,传递着婺源的斯文变迁和乡村文化的发扬光大。他们的精神成就、生命光华,已然化作天上的星光。

在婺源的前贤中,朱熹的身世与茶的渊源可谓深厚,先祖朱瑰受命领兵镇守婺源,“制置于茶院”。当时的茶院,是负责征收茶税的机构。朱熹尊朱瑰为“婺源茶院朱氏一世祖”,而父亲朱松则是茶院朱氏第八世孙。朱熹不仅嗜茶,更是一位深得茶之味的大儒——他“以茶修德,以茶明伦,以茶寓道,以茶穷理”,著书立说,即便到了晚年,还给自己取了一个“茶仙”的雅号。事实上,因为父亲进士及第去福建做官,朱熹出生在尤溪,一生也只有两次回婺源省亲祭祖。“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日归。”这是羁旅他乡的朱熹,迟暮之年在《对月思故山夜景》中表达的思念故乡之情。

那些傍晚在香樟、槐杨、紫薇树上鸣叫的鸟儿,都陆续归巢了,河畔却出现了三三两两的夜钓者,还有景观灯的灯影倒映在河面上。宁静,迷离,在夜色中融合,与月亮的辉光一起向我漫了过来。徜徉在月光之下,我似乎闻到了那嵌入时光的茶香。

三

月光把我的身影拉长时,星江河畔好像进入了睡眠。在我的过往中,许多人和事也

是和星江月夜叠合的。我早年工作的媒体单位,与濂溪只有几十米的距离,也就隔一条沿河路和一段转折下行的石阶。

大罗当时供职于江西电视台,20世纪90年代初来婺源拍摄《婺源茶道》专题片时,完全被山峦的葱茏和茶园的生发,以及民间的茶礼茶俗迷住了。在拍摄过程中,最为流畅的一段就是表演文士茶的茶道姑娘在濂溪亭旁,用泥炉铜壶烧水泡茶的画面。

显然,婺源茶道是传播婺源茶礼茶俗的载体。其中文士茶所演绎的,是婺源古代文人雅士的饮茶习俗——在注重茶品之外,讲究的是境雅、器雅。比如,场所是林下溪畔,或者庭院前,抑或客馆茶室,要插花焚香,器具呢,有瓷盖,有青花瓷盖,有汤匙、盖碗,必须净手涤器,等等。而我,喜爱的还是农家茶,从一个竹制的茶筒中取出茶叶,大壶冲泡,即可见山泉,见炊烟,见父老乡亲山中田野劳作的景象,简洁、鲜活、生动。

往往表演茶道时,背景屏风都会写有一副概括婺源名泉名茶的联文:“廖坊泉中水,鄣山顶上茶。”所谓廖坊,是城西的一座山坞,也就是南唐宣歙观察使查文徵告老退隐之地。时任婺源县令廖平,常去与查公汲泉烹茶。于是,后人将这座山称为“查公山”,山中之泉命名为“廖坊泉”,并列入县城八景之一——廖坊鹤烟。而“鄣山顶上茶”,即源自出产名茶的鄣山村。茶树的生长环境是海拔千米以上,常年在云雾缭绕之中。

亦师亦友的润石先生,是当年挖掘整理婺源茶道的主创者之一。他说,徽州古称新安,古属徽州的婺源基因里有新安的一分子,而“新安人近雅”,“敬、和、俭、雅”就是茶道所要体现的婺源茶文化内涵。

后来,大罗要去国外工作了。启程前,他

专门来了一趟婺源,说是想重温一下在星江月夜品茶的情景。

夜幕降临,沿着星江河畔走,婺源风情街也是我常常去散步的地方。背靠植物园的风情街,几乎与星江平行,街边最多的是古玩店,对面是茶博府。

十多年前,当地文化部门在风情街整合创编了一台《婺源风情》的文艺演出,串联其中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婺源徽剧、傩舞、茶道、茶歌、茶舞。节目甫一亮相,如花般争妍。

“这是我神往的梦中故乡,田园水墨画醉了我心房……这是我迷恋的醉人风光,小桥流曲水,鸟语绕梁……”中央电视台导演郑浩2012年春到婺源执导《梦里老家》MTV,给我带来了出版的著作——《眼睛的独白》签名本。

郑浩和团队下榻在星江河畔的江湾大酒店,每天早出晚归,连续下乡拍摄遭遇的却是忽晴忽雨天气。不过在杀青的那晚,我和他从婺源回酒店,在东门大桥上看到了一轮明月倒映在星江的波光之中。

想来,婺源千年,比婺源年长的是生生不息的星江,比婺源年长的是我时常仰望的星光与月亮。时光如流。倘若所有星江月夜的过往浓缩成一幅水墨画,那落款只有四个字——岁月静好。



第 2316 期

邮箱:cuiyan1972@sina.com

电话:0791-86849202